

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給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多少滿足，而且逼得他說謊和做假。那是完全和他的本性相反的。自由黨說，或者毋寧說是暗示，宗教祇是一種控制人民中的野蠻階級的馬銜，而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連做一個短短的禮拜，都站得脚痛，而且想不透既然現世生活是這麼愉快關於來世的一切可怕而誇張的言語是甚麼意思。而且愛說笑的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常常喜歡說如果人要誇耀自己的出身，他就不應當在魯立克<sup>1</sup>停止，而不承認他的家族的始祖——猴子，他用這一話去難倒老實人就這樣，自由主義成了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的一種習慣，他喜歡他的報紙，正如他喜歡他餐後的雪茄一樣，因為牠在他的腦裡散佈了一層輕霧。他讀社論，社論主張說急進主義有吞沒一切保守的要素之勢，說政府應採取適當方法撲滅革命的禍害呀，這樣大聲疾呼在現在完全沒有意思，正相反，「照我們的意見，危險並不在假想的革命的禍害，而在阻礙進步的因襲的頑迷，」等等，等等。他又讀了另外一情論說是關於財政的，提到了邊沁和密勒<sup>2</sup>，對政府當局暗諷了幾句，憑他的特有的機敏，他捉到了每句暗諷的意義，猜透了牠從何而來，向甚麼人，因甚麼動機而發，這像平常一樣，給了他某種的滿足，但是今天這個滿足被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的勸告使家中的不如意的狀態所損壞了。他又在報上看到培伊斯特伯爵有已赴維斯巴登的謠聞，看到絕滅白髮出賣輕馬車和某青年徵求職業的廣告，但是這些新聞記事並沒有像平常一樣給予他一種寧靜的諷諷的滿足。

看過了報，喝完了第二杯咖啡，吃完了奶油麵包，他立起身來拂去了落在他背心的麵包屑，於是挺起他的廣闊的胸膛，他快樂地微笑着，並不是因為他心裡有甚麼特別愉快的事——快樂的微笑是由良好的消化引起的。但是這快樂的微笑立刻使他想起了一切，他又變得沉思了。

門外可以聽到有兩個小孩的聲音（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辨得出是他的頂小的男孩格里沙和他的大女兒達尼亞亞的聲音）。他們正在撥弄一件甚麼東西把他翻倒了。

「我對你說了，不要把乘客坐在車頂上。」小女孩用英語說，「拾起他們來。」  
「一切都混亂了，」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想，「小孩子沒有人管束到處亂跑。」於是走到門邊，他叫他們，他們拋下那當

① Turin 俄國最早的皇族。

② Bentham (J. Bentham — 1748—1831) 英國有名的急進理論家，倫理學說上的功利主義的創始者。密勒 (J. S. Mill — 1800—1833) 英國哲學家，政治家，經濟學者。



火車用的匣子，向他們的父親去來。

那小女孩，她父親的寶貝，莽撞地跑進來，抱住他，大笑地吊在他頸根上，她老喜歡聞他的頰髭發出的香氣。最後小女孩吻了吻他，因為彎屈的姿勢而漲紅的放射愛撫的光輝的臉面，影閃了他的兩手，待要跑開去，但是她的父親拉住了她。

「媽怎樣了？」他問，撫摩着他的女兒的滑潤柔軟的小頸。「早。」他說，同走上來問候他的男孩，微笑着說，他意識到他對於那男孩並不那麼愛，但他總是儘量公平；可是那男孩感覺到了這個，對於他父親的冷淡的微笑並沒有用微笑還報。

「媽，她起來了。」女孩回答。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嘆了口氣。「這樣說她又整整的一晚沒有睡覺，」他想。

「哦，她快活嗎？」

小女孩知道，她父親和母親吵了架，母親不會快活，父親也一定明白的，他這麼隨便問她，祇是在裝假。她為她的父親漲紅了臉。他立刻覺察出了這點，也臉紅了。

「我不知道，」她說。「她沒有要我們上課，她說我們跟霍里姑娘到祖母家去走走。」

「哦，去吧，達尼亞我的寶貝，哦，等等。」他說，還是拉牢她，撫摩着她的柔軟的小手。

他從壁爐上取下他昨天放在那裡的一小盒糖菓，揀她所愛的給了，她兩件，巧克力和軟糖。

「給霍里沙？」小女孩指着巧克力說。

「是是。」還撫摩了一下她的小肩膀，她吻了吻她的髮根和頸項，然後放她走了。

「馬車備好了。」馬特偉說，「但是有個人為請願的事要見你。」

「來了很久嗎？」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問。

「半個鐘頭。」

「我對你說了多少次有人來馬上告訴我？」

「至少總得讓你安心地喝完你的咖啡。」馬特偉說，他的聲調粗魯又誠懇，使得你不能够生氣。

「那好，馬上領那個人進來吧。」奧布浪斯基說，煩惱地皺着眉。

那請願者，參謀大尉加立華的寡妻，來請求一件辦不到的而且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照常請她坐下。

留心地聽她說到底沒有打斷她一句，並且給了她詳細的指示，告訴她怎樣以及向誰去請求，甚至還用他的粗大，散漫，優美而清楚的筆跡替她寫了一封有氣勢的流利的短信給一位可以給他幫忙的人，送走了參謀大尉的寡妻以後，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拿起帽子，站住想了想，他忘記甚麼沒有，看來他甚麼也沒有忘記，除了他所要忘記的東西——他的妻子以外。

「噢，是呀！」他垂著頭，他的漂亮的面孔帶着苦惱的表情。「去呢，還是不去？」他對自己說，而他內心的聲音告訴他他不應當去，那除了虛名以外不會有旁的結果，要改善矯正他們的關係是不可能的，因為要使他再具有魅力而且能够引起人家的愛，或者使他變成一個不能戀愛的老人，都不可能。現在除了欺瞞和說謊之外不會有旁的結果，而欺瞞和說謊又是和他的本性相反的。

「可是遲早總得做的，這樣下去不行，」他說，極力提起自己的勇氣，他挺着胸，拿出一枝紙烟，吸了兩口，就投進真珠貝的烟灰碟裏去，於是迅速的步伐走過客廳，離開了通到他妻子寢室的另一扇門。

#### 四

密麗亞·而歷山特羅夫納穿着梳妝短衣站在那裏，她那曾經是豐滿美麗，現在却變稀薄了的頭髮用髮針繫在她的頸背上，她的消瘦的面孔深陷下去，她張着大的喫驚的眼睛，那雙眼睛因為她面孔的消瘦而顯得更加觸目了。她站在散滿在房間裏的各種各樣的東西中間，一個開着的衣櫃前面，她正從裏面拿甚麼東西出來。聽到她丈夫的脚步聲，她停住了，向門望着，竭力想給與她的容貌一種嚴厲而輕蔑的表情，她感覺得她害怕他害怕快要到來的會見，她正在企圖着她三天來已經企圖了十來回的事情——把小孩子和她自己的東西清理出來，好拿到她母親那裏去——而她還是沒有這樣做的決心，但是現在，又像前幾次一樣，她儘在對自已說：「事情不能像這樣下去，她一定要想個甚麼辦法。」來懲罰他，羞辱他，至少要報復他所給與她的痛苦的一小部分，她還是繼續對自已說：「要離開他，但她也自己意識到了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她不能脫掉那把他當自己丈夫看待，而且愛他的習慣，加以她實感到假如在這裏，在她自己家裏，她尚且不能很好地看管她的五個小孩，那末，在她要把他通通帶去的地方，他們就會更糟，事實上在這三天內，頂小的一個孩子因為吃了不衛生的湯病了，其餘的昨天差不多一天沒有吃飯，她意識了要離開是不可能的，但是欺騙着自己，她還是繼續清理她的東西，裝做要走的模樣。

看見她丈夫，她就把手放進衣櫃的抽屜裏，像是在尋找甚麼東西似的，直到他十分走近她的時候，她還纔同他望了一眼，但

是她的臉，她原是想裝出嚴厲而堅決的表情的，却祇顯得困憊和痛苦。

「杜麗」他用柔和的，快生生的聲調說。他把頭垂向肩膊，極力裝出可憐的卑微的樣子，但他却依然閃耀着爽快和健康。用迅速的一瞥，她窺視了他那閃耀着健康和爽快的容貌。「是的，他倒快樂和滿足。」她想，「而我呢……那討厭的存性情，大家都爲了那個喜歡他，而且稱讚哩——我真恨他的那個好性情。」她想，她的嘴唇變硬了，面頰的筋肉在她的蒼白的神經質的臉孔的右半邊收縮了。

「你要甚麼？」她帶着迅速的，深沉的，不自然的聲調說。

「杜麗」他重覆着說，聲音裏帶着戰抖。「安娜今天要來了。」

「那關我甚麼事？我不見她。」她叫。

「但是你一定要杜麗……」

「走開，走開，走開！」她叫，並沒有望着他，好像這叫聲是由肉體的痛苦引起來的一樣。

司志潘·阿卡謬耶維奇在想到他妻子的時候，還能够鎮定，他還能够希望她自會好起來，如馬特偉所說，而且還能够安閑地讀他的報紙，喝他的咖啡，但是當他看見她的苦惱的，痛苦的面貌，聽了她的順從命運，充滿絕望的聲調的時候，他的呼吸就困難了，他咽喉腫塞了，他的眼睛開始閃耀着眼淚。

「我的天，我做了甚麼呀！杜麗看上帝的面上……你知道……」他說不下去了；他的咽喉被嗚咽塞住。

她砰的一聲把樞門關上，望了他一眼。

「杜麗，我能够說甚麼呢……一件事就是饑餓……想想，難道我九年的生活不能夠抵償一剎那的……」

她垂下眼睛，傾聽着期待着他所要說的話，好像在千萬請求他使她相信不是那樣。

「——一剎那的情慾……」他說，而且如果不是一聽到這句話，就好像感到肉體上的痛苦一般，她的嘴唇又變硬了，她的右頰的筋肉又搖動起來，他是還會說下去的。

「走開，走出這房間！」她更尖聲地叫，「不要對我說起你的情慾和你的穢惡。」

她想要走出去，但是兩腳抖抖，祇得抓住一把椅子的背來支撐自己的身體。他的面孔擴張了，他的嘴唇脹起，他眼淚汪汪的。

了。

「杜麗！」他說，嗚咽起來了；「發發慈悲，想想孩子們！他們是沒有過錯的！都是我的過錯，責罰我，叫麼事，祇要我能夠，我都願意做！我是有罪的，我的罪孽深重，沒有言語可以形容！但是，杜麗，饒恕了我吧！」

她坐下，他聽見她的艱難的、苦重的呼吸，他說不出地替她難過，她好幾次想要開口，但是不能夠，他等待着。

「你記起小孩，司梯瓦，祇是爲了要逗他們玩，但我却總是記得他們，而且知道這樣子會害了他們。」她說——很顯然地，是一句她這幾天來對自己重覆了不止一次的話。

她叫他「司梯瓦」，他感謝地望着她，走上去，拿她的手，但是她嫌惡地離開他。

「我常常想着小孩，所以祇要能夠救他們，我甚麼事都願意做，但我自己不知道怎樣去救他們。把他們從他們的父親那裏帶走呢，還是就這樣讓他們和一個不正經的父親——是的，不正經的父親在一起……告訴我在那……發生以後，我們還能在一起生活嗎？還有可能嗎？告訴我，呢？還有可能嗎？」她重覆着說，提起她的嗓子，「在我的丈夫，我的小孩，我的父親和他自己孩子的家庭教師發生了戀愛以後。」

「但是叫我怎麼辦呢？叫我怎麼辦呢？」他儘在用可憐的聲音說，也不知道自己說的甚麼，同時他的頭垂得更低了。

「我對你感到厭惡嫌棄。」她叫愈來愈激烈了。「你的眼淚等於水，你從沒有愛過我，你沒有心臟，也沒有品性，我覺得你可惡，討厭，是一個陌生人——是的，完完全全一個陌生人。」帶着痛苦和激怒，她說出了這個在她看來是那麼可怕的字眼——「陌生人。」

他望着她，表露在她的臉上的憤激之情，使他着慌和驚駭了。他沒有懂得他的憐憫是怎樣激怒了她。她在他心裏看出了對她的憐憫，却不是愛。「不，她恨我，她不會饒恕我了！」他想。

「這真是可怕呀！可怕呀！」他說。

這時隔壁房裏一個小孩哭起來了，大概是跌了交。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靜聽着，她的臉色突然變得柔和了。她稍微定了定神，好像她不知道她在甚麼地方，她要作甚麼似的，於是迅速地立起身來，她向門邊走去。

「哦，她愛我的小孩。」他想，注意了小孩哭的時候她臉色的變化，「我的小孩，她怎麼可以恨我呢！」

「杜麗再說一句話。」他一邊說，一邊跟在她後面。

「假使你釘着我，我就要叫僕人和小孩子讓大家都知道你是一個無賴，我馬上就要走了，你可以跟你的妍頭住在這裏。」

呀！

她走出去，碰的一聲把門關上。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歎了口氣，揩揩他的臉，用輕輕的腳步走出房間。「馬特偉說她自會好起來的，但是怎樣？我看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的。唉，多可怕呀！而且她是怎樣粗鄙地叫着：『他對自己說，想起了她的嘔吐和『無賴』，『妍頭』這兩個字。』」說不定女僕們聽到了！粗鄙得可怕呀！可怕呀！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一個人站了一會，揩了揩他的眼睛，挺起他的胸膛，走出房間來了。

這是禮拜五，德國鐘錶匠正在餐室裏開鐘。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想起了他關於這個精細的、禿頭的鐘錶匠說過一句笑話，「那德國人開鐘把自己開了一生了。」於是他微笑了。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是愛說笑話的。「也許她自會好起來的。」自會好起來的，「倒是一個有趣的說法。」他想，「我要再用牠。」

馬特偉叫他叫：「你和瑪利亞在起坐室裏替安娜·阿卡諦耶夫納把一切收拾好。」他在馬特偉進來時對他說。

「是老爺。」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穿上他的毛皮外衣，走上階台了。

「你不同來吃飯嗎？」馬特偉一面說一面送他出去。

「說不定，這是給家裏用的。」他說從他的口袋裏摸出一張十盧布的鈔票來。「這點够了吧。」

「不够，我們總得應付過去的。」馬特偉說，研的一聲把車門關上，退回階台上了。

同時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哄住了小孩，而且從馬車裏知道他已經走了，便重又回到她的寢室來。這是她逃避家事的煩累的唯一的一的隱匿所。她一出寢室家事的煩累就來紛擾她。就是現在，她兒童年的短短的時間裏，英國女家庭教師和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就問了她幾個不能延擱而又祇有她纔能够回答的問題。「小孩出去散步穿甚麼衣裳？他們要不要喝牛奶？要不要叫一個醫師來？」

「哦，不要問我，不要問我吧！」她說，於是回到她的寢室，她在她剛才坐著和他丈夫談話的同一個地方坐下，緊壓着她的手指，滑下的瘦削的兩手，開始在她的記憶裏重溫着全部的談話。「他走了，但是他已經走了，但是他已經走了，但是他已經走了。」他難道還去看她嗎？我做甚麼不問她，不復和是沒有可能了。就是我們仍舊住在一個屋子裏。

遠是陌生人！她含着特別的意義重覆着那個在她看來是那麼可怕的字眼。「我是怎樣地愛他呀！我是怎樣地愛他呀……我是怎樣地愛他呀！而且我現在不還是愛他嗎？我不是比以前更愛他了嗎？最可怕的是——她開始，但沒有完畢她的思想，因為瑪特洛納·菲力摩諾夫納從門邊伸進頭來。

「讓我們去叫我的兄弟來吧。」她說，「他總可以燒燒飯，要不然，又會像昨天一樣，到六點鐘我們還沒有飯給孩子們吃。」

「好的，我馬上就來辦了。但是，你叫了新鮮牛奶嗎？」

於是達麗亞·亞歷山特羅夫納耽溺於日常的事務裏，暫時地把她的憂愁淹沒在牠們裏面。

## 五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靠着他的優秀的才能，在學校裏很會讀書，但是他懶惰而又玩皮，所以畢業時他是在他的成績最差的一個。但是不管他的慣常的放縱的生活樣式，他的較低的學位和他的比較年青他在莫斯科的一個政府着有名譽的，而且薪水豐厚的長官的位置。他是經過在這莫斯科的機關所隸屬的國務院裏佔着一個最重要的地位。妹安娜的丈夫亞歷山特羅維奇·卡列甯的手得來的。但是即使卡列甯沒有給他的兒子謀到這個職務，司梯瓦·奧經過另外一百個人——兄弟、姊妹、親戚、表兄弟、叔父或姑母——的手，也可以得到這個或和這同樣的位置。每年拿到的薪水，他是絕對需要這許多錢的，因為雖有他妻子的大宗財產，他的財政還是在拮据的狀態中。

半個莫斯科和彼得堡都是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的親戚朋友。他是在那些曾經和現在是這個世界裏的中間生長大的官場中人的三分之一比較年老的是他父親的朋友，從他幼時就認識他的，另外的三分之一是親戚，三分之一是他的知交。因此，職位、地租和股份等等形式的地上的幸福，分配者都是他的朋友，他們不會看漏同類的人。因此奧和浪斯基要得到一個薪水豐厚的位置，是並不怎樣費力的。他祇要不拒絕，不嫉妬，不爭論，不些毛病，由於他特有的溫和的性情，他是從沒有犯過的。假使有人對他說他得不到他所需要那麼多的薪金，一定會覺得好笑的。何況他要求並不過分，他祇要求年齡和身分都和他相同的人們所得的，而且他對於這種人一樣勝任愉快。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被每個認識他的人所喜歡，不祇是由於他的善良，而且由於他的快樂的

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標緻的開朗的容貌，他的閃耀的眼睛，烏黑的頭髮和眉毛，和他的又紅又白的面孔，發生親切和愉快的肉體的效果的東西。「噯，哈！司梯比奧在浪斯基他來了！」誰遇見他都差不多總是發覺，即使有時在他談話之後似乎並沒有甚麼特別愉快的地方，但是過一天，或再過一天，大家再看見他，還是

充任莫斯科的政府機關的長官的位置已經三年了。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從他的同僚下屬上司和同輩的人們，不但贏得了歡喜而且也博得了尊敬。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主要的特質，使他在職務上得到一節是由於意識到自己的缺點而對別人極度的寬容。第二是他的完全的自由主義——不是他在報上所讀到的自己血液裏的自由主義，由於這個，他對一切都平等看待，不問他們的財產或職業的高下，而第三——最重要他對他所從事的職務的完全不關心，因此他從沒有熱中過，也從沒有犯過錯誤。

到了辦公處，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就被一個挾着書夾的恭順的門房跟隨着走進了他的私室，穿上制服。書記和抄寫員都起立，快樂而恭順地迎接他。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照常迅速地走向他自己的位子去，和同僚們坐下來。他說了一兩句笑話，談話並沒有多到超出應有的體節。於是開始工作了。對於事務的暢快的進行，所必需的自儀式的限度，再沒有誰比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更懂得清楚的。一個秘書帶着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的辦公處所共有的快樂的恭順，拿着文件走進來，用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所輸入的那種親昵的自由的話調說：

「我們得到了益萊縣廳的報告。在這裏，你要看嗎……」

「終於得到了嗎？」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把他的手指按在文件上。「哦，先生們……」於是會議開始了。

「要是他們知道，」他想，帶着莊重的神氣低下他的頭，他聽着報告。「半個鐘點以前，他們的長官是怎樣地像一個小孩呵……」於是他的眼睛在宣讀報告的時候笑着。會議要一直繼續到兩點鐘，到兩點鐘才休息和用午點。

還不到兩點鐘的時候，會議室的玻璃門突然開了一個，甚麼人走了進來。

所有的公務員，坐在遠遠的那一頭沙皇肖像和應的下面，都高興與歡心，向門望。但是守門人立刻把那闖入者趕了出去，隨手把玻璃門關上了。

文件宣讀完畢的時候，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站起來，伸了個懶腰，於是發揮時代的自由主義，在會議室拿出一枝紙烟來，

然後走進他的私室去。老官吏尼濟丁和侍從格林涅維奇跟隨他進去。

「我們吃了午點還來得及做完。」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說。

「當然來得及。」尼濟丁說。

「那聰明一定是個很狡猾的傢伙。」格林涅維奇說一個和他們正在審查的事件有關係的人。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對格林涅維奇的話皺眉這樣來使他明白過早地下判斷是不對的，他沒有回答一句話。

「剛才進來的是誰？」他問守門人。

「一個甚麼人，閣下不得許可就鑽進來，在我的背剛掉轉去的時候。他要見你。我告訴他等公務員走了的時候，那末……」

「他在甚麼地方？」

「也許他走到門廊裏去了；但是他又到這裏來了。那就是他。」守門人說，指着一個蓄着捲曲鬍鬚的，體格強壯，肩膊寬闊的

男子，他沒有脫下他的毛皮帽子，正在很快地跑上石階的頹敗的階級。一個公務員——一位挾着公文夾的瘦削的官吏——

站住了，不贊成地望了望這位陌生人的腳，又探問似地瞥了奧布浪斯基一眼。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正站在階梯頂上。當他認出那走上來的人的時候，他那有光彩的和靨的臉面，在他的制服的繡花

領子上面更加放着光彩了。

「哦，原來是你，列文！」他浮着一個親切的嘲弄的微笑說，審視着走近前來的列文。「你怎麼肯降駕到這個洞窟裏來看我？」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說，並不以握手為滿足，他吻了吻他的朋友。「來了許多時候了嗎？」

「我剛剛到，急於要看看你。」列文說，羞澀地，同時又生氣和不安地向周圍望了望。

「哦，讓我們到我的房間裏去吧。」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說，他知道他朋友的敏感的易怒的羞赧，於是挽着他的手臂，他

拉着他走，好像引導他經過甚麼危險物一樣。

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和他的幾乎所有的相識都很親密，他通通叫他們的教名。六十歲的老人和二十歲的少年，俳優，大

臣，商賈和侍從武官都是一律，因此他大部份的密友可以在社會階層的兩極端找到。他們要是知道通過奧布浪斯基的媒介而

有了共同的關係，是一定會很驚訝的。凡是和他一道喝過香檳的人都是他的親密的密友，而他是跟拉慶人都一道喝香檳的，所

以萬一當着他鄰下的面，他遇見了他的甚麼不體面的親友（如他所戲諷似地稱呼他的許多朋友），他憑着他特有的機敏，很



懂得怎樣去減少在他們心中所留下的不愉快的印象。列文不是一個不體面的親友，但是奧布浪斯基以他敏捷的機敏感覺得列文以爲他也許不願當着他的部下的面露出他和他的親密，因此，他趕緊帶他到他的私「裏去」。

列文和奧布浪斯基差不多同樣年紀，他們的親密並不祇由於香檳列文是他從小的同伴和朋友。他們雖則性格和趣味各不相同，却像兩個從小在塊兒的朋友一般相愛。但是雖然這樣他們兩人——像選擇了不同的活動的人們之間所常發生的情形一樣——對於對方的活動論理雖然贊成，但却從心底鄙視。彼此都感覺得好像自己過的生活是唯一「真正」的生活，而他朋友所過的生活却完全是幻想。奧布浪斯基看見列文就不能抑制微微諷刺的嘲笑。他多少次看見他在鄉下到莫斯科來，他在鄉下做的甚麼事情，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從沒有十分理會過而且也實在不發生興趣。列文每次到莫斯科來總是興奮和匆忙有點不安，而又被自己的不安所激怒而且大部份的時候總是抱着對於事物的完全新的出人意外的見解。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嘲笑這個，却又喜歡他。同樣，列文從心底鄙視他的朋友的都會的生活樣式，和他所認爲沒有意思而加以嘲笑的公務，但是所不同的祇是奧布浪斯基因爲做大家所做的事，所以他能够得意地溫地和笑，而列文却是不得意地有時甚至生氣地笑。

「我們望了你許多時候了。」司志潘·阿卡諦耶維奇說，走進他的臥室，放了列文的手臂，好像表示這裏一切危險都過去了。一樣。我看見你真是非常地，非常地高興呢！他繼續說：「哦，你好嗎呢？你甚麼時候到的？」

列文沉默着望着奧布浪斯基的兩個同樣的不熟識的面孔，特別是望着那位風雅的格林涅維奇的手，牠有那麼長長的雪白的手指，那麼長長的黃色的尖頭彎曲的指甲，和袖口上的那麼大的發光的鈕扣，牠們很顯然地佔去了他全部的注意，不讓他有思想的自由了。奧布浪斯基立刻注意了這個微笑了。

「哦，真的，讓我來給你們介紹吧。」他說：「我的同事：菲力浦·伊凡尼奇·尼濟丁，密海爾·司丹尼斯維奇·格林涅維奇，——於是轉向列文。——地方議員，地方議會的新人物，一隻手可以舉一百五十磅重的運動家，牧畜家，狩獵家，我的朋友，康斯丹丁·地米特立維奇·列文，塞爾吉·伊凡諾維奇·柯茲尼雪夫，的令弟。」

「高興得很。」老官更說。

「我很榮幸地認得你的令兄塞爾吉·伊凡諾維奇。」格林涅維奇說，伸出他那有着長指甲的纖細的手來。

列文皺着眉，冷淡地握了握手，就立刻轉向奧布浪斯基。雖然他對他的異父兄弟，那位拿俄國各的著作家抱着很大的敬意，但人家不當他是康斯丹丁·列文，而祇當他是有名的柯茲尼雪夫兄弟的時候，他是不能忍受的。